

歷史空間

獨立名格

文：劉誠龍

台靜農先生有個名號，叫魯迅嫡傳弟子。這名號含金量極高的，頂着這帽子去開講座，最少可開出一小時一萬元的身價來。只是這名號，既非魯迅所喜，魯迅先生一向不太喜歡以粉絲數沖大V；也非台先生所願，魯迅而後，台先生再也不「遙想當年」，將曾與魯迅先生的交往「忘得一乾二淨」了。

魯迅先生對人對事，多是橫眉冷對，更是「一個都不放過」，故他朋友極少。但台先生是為數不多的例外，當年他負笈北大，曾聽過魯迅先生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等課，後來由生轉友，亦師亦友，如1932年，台先生陪魯迅發表震動古都的「北平五講」；如1934年至1935年，他曾協助魯迅拓印漢石畫像；魯迅先生輕易不許人，但對台靜農卻是譽之不絕，稱「台君為人極好」。兩人來人來往，文來文往，十分熱絡，過從甚密，據《魯迅日記》記載，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。有人統計過，在他們十一年半的交往中，台靜農致魯迅信件有74封，魯迅致台靜農信件有69封。有一事可證兩人相交之深。1927年，有人準備提名魯迅先生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，請誰去徵求魯迅先生意見？劉半農請的是台靜農，不是深交，不能謬託，可見世人都曉得魯台關係深厚，而魯迅的回信也印證了這一點：「諾貝爾獎金，梁啟超自然不配，我也不配，要拿這錢，還欠努力。」對人說自己不配，倒也罷了，但信中放言牽扯到「非議」梁啟超，魯迅是公認的「世故老人」，若交不那麼深，是不會言這麼深的。

以這麼密切而深厚的關係，台先生一生什麼事情都無須幹，只需騎在「魯迅」兩字上，就可以吃香喝辣，衣祿不愁了。歌星唱一首歌，一生無憂；學人念一個人，便可贏得生前身後名。魯迅是一座資源富礦，可讓人掘第一桶金，第二桶金，第三桶金……子孫孫掘下去，無窮匱也。然則，台靜農先生並不當「食屍獸」，不靠啃魯迅名立萬。台先生執掌台灣大學中文系，從不提起他與魯迅的特殊關係。台灣大名鼎鼎，曾是台先生的台大學生，受先生教誨無數，從沒聽台先生露半句口風自稱是魯門弟子，直到20多年後，蔣勳到台北求學，在圖書館查資料，才曉得老師台靜農「曾師事魯迅，魯迅亦視之為摯友」。學生、學者曾熱切企盼

台先生能夠撰寫魯迅的傳記或回憶錄，他以「所憶復不全」這個「不太說得過去」的理由婉拒，不說也不寫。這就留下了一個大謎團，曾與魯迅那麼密切，為何又如此對魯迅諱莫如深？有人說，這是源自台先生曾三次坐過牢，他身在台灣，哪敢說魯迅？台先生自承：「戰後來台北，教學讀書之餘，每感鬱結，意不能靜，惟時弄墨以自排遣，但不願人知。」李敖說台先生是被嚇破了膽。單是膽小嗎？台灣戒嚴幾十年，後來開禁了，言論自由度大為提高，台先生為何還是三緘其口？

曹聚仁先生也是魯迅的弟子，曹聚仁是1931年創辦《濤聲》周刊時與魯迅建立友誼的，兩人成為莫逆，魯迅先生常將大事小事乃至家事，託付與曹聚仁打理。魯迅曾給李大釗出文集《守常全集》，這是大事，也是麻煩事，在當時，李大釗也是一個敏感詞，不對人充分信任，哪敢謬託知己？抗戰時期，宋雲彬先生編《魯迅語錄》，他有一個發現，去當面問曹聚仁：「為什麼魯迅文章中沒有罵你的？」由此可見，魯迅先生對曹聚仁有嘉惠焉。然則曹聚仁先生並不以此自喜。當年他曾當面對魯迅先生說：「與其把你寫成一個神，不如寫成一個『人』的好。」而魯迅先生微笑頷首，「你是懂得我的。」魯迅逝後，先生名未與身俱滅，越到後來越放光華，甚或抬為現當代唯一的文學宗主，人人都以高攀魯迅為榮耀，曹聚仁先生卻對人說：「我從來沒有說過，魯迅是我的朋友。」

是無情，還是無義？台先生與曹先生，對魯迅先生情也有，義也有。兩人脫俗者，只是不想吊名家膀子，伏名家腳下，拿他們當搖錢樹來搖，當金礦銀礦來挖。世人愛攀名人者，多矣，開口即謂「我的朋友胡適」，閉口則是「我是青藤門下走狗」；左一個



台靜農先生。 網上圖片

「我的表叔的二姨的三姑姑的四奶奶……是民國金嗓子周璇」，右一個「錢鍾書與我握過手，我接到過李白還有杜甫發給我的短信……」

台靜農與曹聚仁與魯迅關係深切，大家都是曉得的，而陳寅恪與魯迅有過交集，卻沒多少人知道。1902年春，陳寅恪隨日本國士，入東京弘文學院讀書，當時在弘文學院的寄宿生有22名，其中就有年長陳寅恪9歲的魯迅；魯迅曾在其日記裡記過兩人一則「往事」：「贈陳寅恪《域外小說》第一、二集，《炭畫》各一冊。」有這一句話，也可讓陳寅恪吃半輩子飯了啊，然則，陳寅恪先生幾乎不與人提起與魯迅先生的交往，何則？陳寅恪晚年對人道出其中緣故，他怕的「是非蜂起，既以自炫，又以賣錢，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。」

把自己的名字與名人的名字拉扯在一起，確實是可以「既以自炫」，更可以「又以賣錢」的，但是你的名字會是獨立的名字嗎？每次給人介紹都是這樣開場白「他是某某的老公」或「我是某某的跟班」嗎？我老家栽作物，最初或是栽到大樹下面的，但到了一定時候，便移栽了，何故？怕這作物「陰死」在大樹下！

人要站立起來，須人格獨立起來；人格要獨立，最起码的一條，是不傍名。要讓自己名字叫響，首先要名字獨立。

互棚閑話

文：青絲

AA制

到郵局辦事，正好遇到一群年輕的職員在討論聚餐的事，大概是為了形成凝聚力，有良好的團隊協作，同事間約好定期舉行聚餐。而這種場合，自然是施行AA制，一來毋須指定請客的人，不構成經濟壓力；二來各付各賬，更有參與感，參與者會覺得是集體的一分子；三是自付費用，心中坦然，不會覺得欠了誰的情，老想着什麼時候償還。

令我感興趣的是這些年輕人商討AA制的方式。其中一人說，主管的薪水比我們高這麼多，他應該多A一份。另一人說，男員工的胃口好，吃得多，不像我們女人要保持身材，只吃一點就飽了，所以男員工A的份額應該更多。還有人說，我只吃飯不喝酒，酒的花費我不A……這些關於AA制的提議，頗具特色，與中國的飲食方式及社會文化高度吻合。畢竟國外是實行分餐制，你吃龍蝦是你的錢，我吃牛排也是我的事，誰喝酒誰喝茶，都很容易廓清，易於各自支付費用。可是中餐就不一樣，大家同吃一盤菜，共喝一碗湯，然後平攤消費。由於每個人所享受到的實質有差異，就出現了不同形式的AA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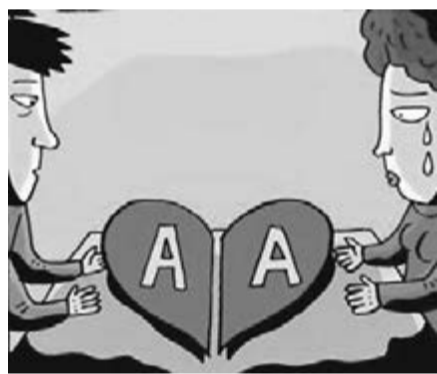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的觀念普遍認為，AA制是舶來品，是從西方傳入的洋規則，其實不然，中國古代就有AA制，稱之為「麟資」。東漢經學大家鄭玄注解《禮記》，就提到「合錢飲酒為麟」，說明在先秦時期，人們就有集資飲食，分攤費用之俗。這種做法也被一直沿襲了下來。《清稗類鈔》裡記有清代士人聚餐會飲的幾種AA制方式。一是定下人數，做好預算，由組織者預收錢款。結賬時，若實際費用超出預算，再由每人增付分攤的份額。這種集資會飲方式，適合有一定交往的人聚在一起談話論文，交流信息，結算人脈，費用平均分攤，各不吃虧。

另一種AA制方式則適合來往較為密切的友人，預收的錢款，屆時若不敷使用，就由組織者自掏腰包填補，不再另行補收。還有一種很有趣的方式名為「撒蘭」。參與者若為十人，就製作紙籤十張，其中九張寫上錢款的數額，有多有少，只有一張空白，然後抓圖。各人按照

抓得的數額付錢，抓到空白籤紙的幸運兒可以白吃白喝。這種具有一定博戲性質的AA制，只有關係較為親近，經濟也相對寬鬆的朋友在一起，才能玩得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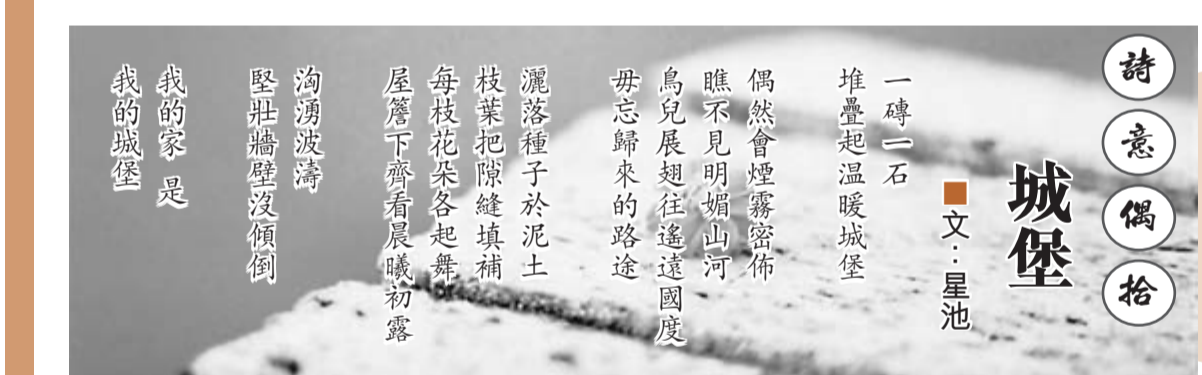
這幾種由古代傳下來的AA制方式，至今仍存民間各地通行，也有一些愛面子的人，是採用更為靈活的方式實現變通。如大家輪流請客，檔次相近，這樣既照顧到了各自的面子，又實際分攤了費用。還有一種更為隨性的AA制，就是不計金額的多寡，但求有心就行。我有一次與兩個友人自駕出行，就是採用這種方式。一路上大家輪流支付加油、住宿、吃飯的費用，不追求平均，只求各自坦然，於心無愧。

不過，也有一些人對AA制過於排斥或過於尊崇，又給人一種過猶不及之感。我有一次參加中學同學聚會，大家AA制聚餐。一個多年未曾謀面的同學來晚了，剛入座，見桌上的菜餚不多，又聽說是AA制，當即起身離去，留下幾十個滿臉愕然的同學。最誇張的AA制事件，是一對男女到洋快餐店相親，雙方坐下之後，男人買來食物，女的拿起漢堡包剛咬了一口。男人這時發現，真正的相親對象正由介紹人陪坐在另一桌，自己是認錯了人。男人當即要求AA食物的花費，女的羞窘之下，掏出了20元錢。大概是對A的金額不很滿意，男人收了錢，將所有的食物，連同那隻被咬過一口的漢堡包都一起端到了真正的相親對象面前。我在看了這個新聞之後，不由慨嘆，也只有生活，才能寫下如此滑稽而真實的劇本。



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

詩意偶拾
文：星池

一磚一石
堆疊起溫暖城堡
偶然會煙霧密布
瞧不見明媚山河
鳥兒展翅往遠處國度
毋忘歸來的路途

灑落種子於泥土
枝葉把隙縫填補
每枝花朵各起舞
屋簷下齊看晨曦初露

洶湧波濤
堅壯牆壁沒傾倒
我的城堡
我的家是
我的城堡

文化觀察

古希臘人的「休閒」

在古希臘，休閒不是低下的活動，亞里士多德在《政治學》中提到：「休閒才是一切事物環繞的中心。」他把休閒看作一切事物環繞的中心，是科學和哲學誕生的基本條件之一。

在古希臘人看來，在空閒時間中，「休閒」需要引起重視，認真對待。在此，人們強調了「休閒」本身需要通過學習才能做到，休閒不是吃喝之類的基本活動，也不是游手好閒整日無所事事的「娛樂」活動，要達到「休閒」的狀態和水平，需要後天的學習和教育，也正是基於休閒和教育的密切聯繫，從休閒的詞根scholē才發展出學校（school）和學者（scholar）這些詞彙。

作為「智慧」、「嚴肅的活動」，休閒不是人們輕易實現的。充足的空閒時間是休閒的必要條件，但不是充分條件。古希臘人們的休閒活動更多的表現為與神親近，聚集，古希臘的神廟就是人與神親近的場所；奧林匹克運動會，也是古希臘人常見的一種休閒現象，它所體現的是對英雄的親近和崇拜。古希臘人認為，只有通過智慧的參與，才能使動物意義上的「休閒」上升到人的意義上的「休閒」。也就是說對於智慧的追求，是貫穿古希臘人休閒活動的主線——「愛智慧」，古希臘人通過對智慧的愛，實現了人和動物的區分。人是一個動物，但不是一般的動物，而是特別的動物，在古希臘，人與動物通過理性相區分。

正是有了這種區分，使得古希臘人相信人的自然生活是一種集體生活，一種社會生活。他們的理想是完善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——城邦中的市政生活。儘管在當時，古希臘人的市政生活是古代世界中最發達的，但並不是無可挑剔，古希臘人仍然追求着休閒生活的最高境界：愛智慧。

古希臘人的休閒生活具有十分普遍的群體性特徵，很難找到哪一種休閒生活不是在群體活動中實現的，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，古希臘人沒有在狹隘

手寫板

文：卞允斗

千年清流「徒駭河」

黃河下游北岸有一條徒駭河，屬於海河流域。這條千年河流經河南、河北、山東三省，從西南向北呈窄長帶狀，惠澤沿途後注入渤海。

徒駭河是古老的河流，對其考證意見不一，史書《爾雅》有徒駭的記載。徒駭河，原為禹疏九河之一，大禹治理此河時用工極多，沿河工難，眾徒驚駭，故名徒駭。又據考證，是漢代開挖的商河和以後出現的土河演變成了今徒駭河。數千年來，故河早湮，形跡難覓。如今的徒駭河並非禹疏之河，而是金元時期開挖並以「徒駭」而冠名的一條防洪排澇河道。

徒駭河源自聊城的莘縣文明寨村東，向東北流經河南的南樂，又流經山東的陽谷、茌平、高唐、禹城、齊河、臨邑、濟陽、商河、惠民、濱城、沾化、無棣14個縣區，河道全長436公里，堤防全長747公里，流域總面積13902平方公里，其中山東省13296平方公里，河南、河北606平方公里。

徒駭河形成後，由於受黃河決口影響，淤積嚴重，雖經多次局部治理，但效果不佳。清光緒至民國年間，徒駭河幾經治理，行洪能力有所增強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多次疏浚拓寬，已經是魯北平原上一條橫跨東西的大河，承攬着魯北平原流域生態平衡、灌溉農田、行洪排澇、人畜用水的功能，其貢獻可見一斑。現如今河面寬闊，河水清澈碧綠，水生環境頗佳。

徒駭河流域古蹟眾多，僅濟陽段以及下游沿河周邊地區，曾出土遠古時期的麋鹿化石，發掘出商周時期的濟陽劉台遺址，出土了陶文、卜骨和有銘銅器。相繼發現蘭家遺跡、高家遺跡、東周古窯址以及明清兩代諸多墓葬等。沿河附近有濟陽孔子閣韶台、惠民的孫子兵法城、濱城的秦皇台、無棣海豐塔寺和碣石山等遺跡。

徒駭河流域的文化積澱也很豐富，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用自己的娛樂方式，表達着生活的幸福感。鼓子秧歌、踩高蹺、玩龍燈、小戲曲、剪紙年畫都有地方特色。其中，濟陽、商河一帶流行的「鼓子秧歌」，與膠州秧歌、海陽秧歌一起，稱為山東三大秧歌。鼓子秧歌這種民間舞蹈藝術有着千多年的發展歷史，是黃河文化的優秀遺產，是農人慶豐收而載歌載舞的一種藝術形式。每逢春節、元宵節，乃至整個正月，是演出活動的高潮期。

我對徒駭河有過一段情緣，23年前曾在南岸的垛石橋鎮主政四年多。我記得三伏天在徒駭河裡游泳，享受着在清澈河水裡暢遊的快樂；閒暇之餘在堤岸上散步，岸邊楊柳搖曳，習習微風帶着河水的氣味，使得心情格外舒暢；也曾在岸邊觀過漁民捕撈，當看到活蹦亂跳的魚蝦進入漁民的簍筐時，心裡有一種豐收的喜悅。

有喜悅也有心酸，徒駭河的清流也出現過悲慘的一幕，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，河流受污時常發生。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伴隨着人口的增加和工業經濟的大發展，沿途幾家造紙和化工企業排污，使這條原生態的河流遭受重度污染。污染了的河流泛着白沫，嚴重制約着人畜飲水，魚蝦漂浮在水面上，水鳥遷徙逃避，水生植物凋亡，就連堤水灌溉的農作物也大量死亡。沿岸百姓天天聞着臭味熏天的空氣，叫苦不迭，可謂苦不堪言。

進入本世紀，人們的環保意識逐漸增強，政府加大了治污力度，「寧要氣清水淨也不要工業效益」的浪潮，衝擊了重度污染源。沿途污染企業關停併轉，有效遏制了有害物質的排放，還徒駭河一渠清水。水清了，岸綠了，水生環境還原了，一派生機勃勃的徒駭河風光展示在世人面前。

金秋十月，我故地重遊，心情有一種難以掩飾的愉悅。徒駭河兩岸生機盎然，河北岸一片片果園，黃澄澄的柿子壓滿枝頭，引得省城濟南的市民採摘享樂。我不由自主的加入採摘行列，一個趙姓園主告訴我，「垛石柿子好又甜，今年吃了想來年」，怪不得市民會流連忘返。

採摘柿子只是一項活動，一位老同事又陪伴我進入了垛石橋特色農業園，這些園內生長着的時令蔬菜、反季節蔬菜、稀有蔬菜；池塘內放養的魚蝦、螃蟹游曳歡鬧；籬笆圍欄着的散養黑豬、雞鴨競相追逐，這些動物都是徒駭河水養育的寵兒。

得益於徒駭河惠澤的農民，無不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悅。一位專業從事驢肉加工的「屠夫」，細數着徒駭河的功績，飲用徒駭河水生長的小毛驢，肉的價錢也比其他產地的貴，徒駭河黑豬肉也跳上了市民的餐桌，成為徒駭河一張特色養殖的靚麗名片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一分勞動就有一份收穫，徒駭河沿岸的農舍變了，小城鎮建設日新月異，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幸福指數逐漸攀升，和諧社會也得益於一渠清水的惠澤。



徒駭河風光。 網上圖片